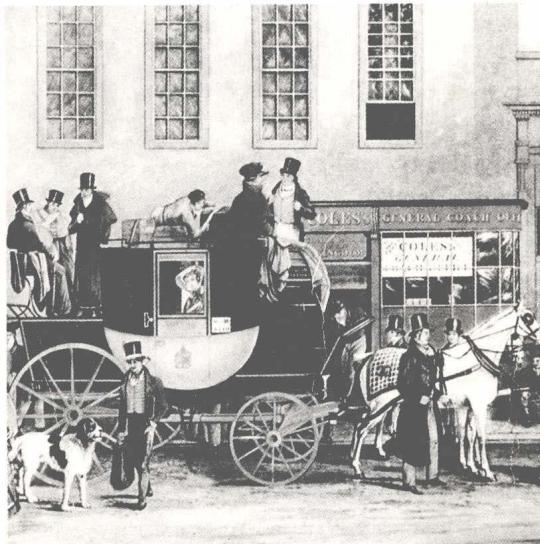


『小|学|生|课|外|书|屋』

BAI WAN YINGBANG

百万英镑

[美]马克·吐温 / 著 雷清漪 / 编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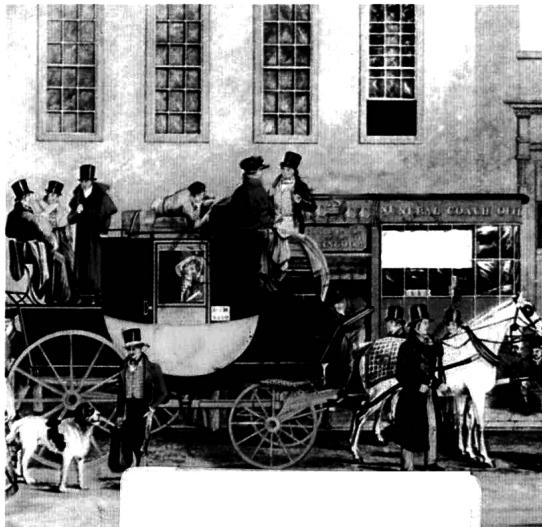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小 | 学 | 生 | 课 | 外 | 书 | 屋 |

BAI WAN YINGBANG

百万英镑

[美] 马克·吐温 / 著 雷清漪 / 编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万英镑 / 雷清漪编译. —西安: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, 2010.3

(小学生课外书屋)

ISBN 978-7-5100-1915-9

I. 百… II. 雷… III. 中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6907号



著 者: 马克·吐温 (美)

责任编辑: 常青

封面设计: 吴媛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地 址: 西安市北大街85号

邮 编: 710003

电 话: 029-87214941 87233647 (市场营销部)
029-87232980 (总编室)

传 真: 029-87279675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陕西长盛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650毫米×920毫米 1/16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135千字

版 次: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0-1915-9

定 价: 10.00元

• 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本公司更换.

梗概

GENGGAI

BAI WAN YINGBANG

百万英镑

《百万英镑》是一部讽刺小说集，精选了马克·吐温九篇中短篇小说。其中，《百万英镑》不仅拍成了电影，还被节选为小学语文教材必读课文，又名《金钱的魔力》；本书中《竞选州长》、《神秘的陌生人》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篇。

《百万英镑》讲述了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办事员——亨利·亚当斯的一段奇妙的人生经历。他在出海游玩时，身陷迷途，后幸运获救，随船来到英国伦敦，成了当地落魄无依的流浪汉。恰巧这时，他被两个有点神经质的富翁作为赌注，获得了一张百万大钞。除去这张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钞票，亚当斯一无所有，他能活过一个月吗？当然可以！不管是在小饭馆，还是在缝纫店，只要他拿出这张票子，人们无不对他点头哈腰，卑躬屈膝，他迅速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一跃进入上流社会。最后，他不仅活过了三十天，并且利用这张百万英镑的钞票发了一笔横财，还俘获了一位小姐的芳心。从亚当斯这段传奇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，金钱在当时

真是有着叱咤风云的魔力。谁拥有它，谁就可以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。作者用喜剧的手法突出了人物无可奈何的命运，一种社会悲剧深寓其中。

《三万美元的遗产》的讽刺意味更甚。故事发生在滨湖镇，赛拉丁·福斯特一家意外得到远房伯父的三万美元遗产。在这之前，一家人相处和睦，省吃俭用，过着不算富裕但很充实的生活。得知有大笔遗产之后，一家人的注意力就转到这笔钱上。妻子喜爱理财和投资，幻想着拿这笔钱买股票，利滚利，最后成为世界级富豪。而丈夫则想着怎么花这笔无穷无尽的财富。整整五年，他们就如此这般，生活在自己的美梦里。终于，他们被金钱和账目所累，精神失常，家庭关系不再和睦。而这时才得知真相——那笔遗产不过是个骗局。至此，二人彻底崩溃，一个家庭就此瓦解。小说通过这一家人从平静美满到家破人亡的经历，道破了金钱尤其是意外之财害人不浅的道理。

还有《神秘的陌生人》《为艾德带来好运的玩笑》《被延误的俄国护照》等故事，情节曲折、离奇，往往从一个悬念开始，然后以挥洒自如的笔墨迅速展开，那惊人的想象和睿智的讽刺，总是让人忍俊不禁，仿佛一出出高潮迭起的戏剧，让读者应接不暇。

马克·吐温也因此被世人誉为“美国文学之父”“文学史上的林肯”。

百万英镑

BAI WAN YINGBANG

「目录」

百万英镑 / 1	1
坏孩子的故事 / 21	◎
被延误的俄国护照 / 25	◎
为艾德带来好运的玩笑 / 44	◎
竞选州长 / 52	◎
好孩子的故事 / 58	◎
一个真实的故事 / 63	◎
三万美元的遗产 / 68	◎
神秘的陌生人 / 97	◎



百万英镑

BAI WAN YINGBANG

27岁的我在旧金山做一个矿业经纪人的办事员，是证券交易的行家。聪明才智和美好的声誉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用这些长处立了足，并且从中看到发财的希望。

每个周末下午，在这段完全自由的时间里，我喜欢驾着小帆船去海湾。一天，在野心的驱使下，我任由帆船漂得很远，结果在大海中迷失了方向。夜幕降临，绝望的我被一艘大船救起。这是一艘开往伦敦的双桅船。我做了船上的普工，在漫长的旅途中为他们效力。到达港口时，我衣衫褴褛，口袋里仅剩一美元。我一天的吃住就靠这一美元，第二天，我已经是一文不名，衣不蔽体的流浪汉了。

早晨十点左右，我饥肠辘辘，狼狈不堪地在波特兰广场转悠。一个保姆牵着小孩从我身旁经过。小孩拿着一个香甜的雪梨，咬了一口，便把它扔进了阴沟。我的脚被钉住了，眼里充满渴望，死死地盯住污泥里的梨。我的口水流出来了，肚子也在抗议，整个身心都渴望得到它。

但是我一靠近那只梨，就有过路者发现我的企图。于是，我赶紧直一直身子，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那意思好像在告诉人们：“我怎么会朝那种东西看一眼呢！”这个场景一再上



演，我始终得不到那只梨。我失望透顶，决定不顾颜面去把那只梨抓上来，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的一扇窗户打开了，一位绅士冲着我喊：

“请进来一下。”

一个高傲的仆人把我迎进了豪华的房间。进去后，两位老绅士打发走仆人，示意我坐下。桌上是他们吃剩的饭菜，看到这些，我的意志力几乎失控。在食物面前，我无法保持理智，但是他们没让我吃，我只好忍了又忍。

前不久，这里出了点事，许多天以后，我才理清这些事情的头绪。现在让我来讲一讲吧。几天前，那两位绅士兄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，最后，他们用英国人最常用的方法——打赌——来决定这场辩论的输赢。

记忆中有过这样一件事：英格兰银行为了处理与某个国家公共交易的特殊需要，曾发行了两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，其中一张被不明就里地注销了，另外一张放在银行的金库里。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，两兄弟突发奇想，要是有一个诚实而聪明的陌生人流落到伦敦，他唯一拥有的只有这张百万大钞，而且无法证明这张钞票是他的，那么此人的命运将会怎样呢？一位兄弟说，他会饿死，另一位却认为不会。前者认为他不敢把钞票拿到银行或者其他地方使用，那会遭到逮捕。他们争论不休，直到后者说他愿意下两万英镑的赌注，赌那个人可以靠百万大钞平安活过三十天。前一位兄弟同意了，后一位便去银行买来了那张百万大钞。这就是英国人的作风，什么大胆的事都做得出来。他还交待秘书用漂亮的信笺把他所说的话写下来。然后，两个人坐在窗前开始物色合适的对象。

有许多诚实的面孔走过，但是他们认为不够聪明；许多聪明的，却又不够诚实；也有许多既聪明又诚实的，但是又不够



穷，或者足够穷，却又不是陌生人。总有些不足，直到我出现。他们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被叫了进来。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，把我的来龙去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最后，他们一致认为我符合所有的条件。我说我由衷的高兴，但到底要我做什么呢。其中一位绅士把一个信封递到我手里，说一切答案都在里面。但他们不允许我当场打开信封，而要我带到住处，仔细地看，不要马虎，急不得。我感到事有蹊跷，想进一步谈这件事，但被他们拒绝了。于是，我只好强忍着被要的屈辱告辞了，在当时那种窘境下，我没有资本对有钱势的人表示怨恨。

我现在只想捡起那只脏梨，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吃掉，但是它已经不见了。备受屈辱，梨也丢了，这让我很窝火。我对那两个人实在没有好印象。我一远离那栋房子，便打开信封，发现里面居然是钱！我立马改变了对那两位先生的看法。把信和钱塞进口袋，直奔眼前那家便宜的饭馆。啊！我敞开肚子吃了起来，后来撑得实在受不了，我才拿出钱，瞥了一眼，差点晕倒了。一百万英镑！天啊！我眼花缭乱，直挺挺地愣了半晌，才缓过神来。店老板看到这张钞票，吓得呆若木鸡。他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，手脚却好像被绑住了一样。我计上心来，做了一件完全合乎常态的事。我把钞票递给他，装作毫不在乎地说：“麻烦你找零。”

他马上清醒过来，向我求饶，说他实在找不开这么大一张钞票。我没办法让他碰一下它。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，久久地盯着，像是怎么看也看不够；然而，他的手却躲着它，碰都不敢去碰，仿佛这张钞票是什么圣洁的礼物似的，只可顶礼膜拜，不可狎近。我说：“很抱歉给你带来麻烦，但是我只有这张钞票，请你找一下。”



出乎意料的是，店老板说没关系，他愿意把这笔微不足道的账先记下。我说我可能很久不会再来这里，他还是说没关系，他可以等，而且只要我赏脸，这里的东西随便吃，账随便记。他认为我故意穿破烂的衣服，有意和大家开玩笑，他还说他不会因为我这种行为就不相信我是一位富有的绅士。这时又进来一位顾客，店老板便示意我收好宝贝，然后恭敬地把我送到门口。我直接去那栋房子寻找那两个人，好在警察抓住我之前纠正这个错误。我忐忑不安，相当惶恐。这件事的责任不全在我，但依据当地人的脾气，他们要是发现把一张百万大钞误当成一英镑给了一个流浪汉，他们会对他很不客气，而不是理所当然，怪自己眼睛出了毛病。走到那栋房子面前，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。四周静悄悄的，他们应该还没有发现这个错误。我按响门铃，开门的还是上次那个仆人。我问他两位绅士的下落。

“他们已经走了。”仆人昂起头冷淡地答道。这正符合他们那类人的作风。

“走了？去哪儿了？”

“外出旅行了。”

“可是去了哪个地方呢？”

“到大陆去了，我想。”

“大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”

“一个月后。”

“一个月！天啊！这太可怕了，快帮我想办法捎个信儿给他们。这件事非常重要。”

“先生，恕我无能为力，我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。”



“那让我见见他们的家人。”

“家人也外出了——可能在埃及或者印度。”

“先生，他们犯了大错，天黑之前他们准会回来。请你告诉他们我来过这儿，而且我还会来的，让他们别担心，好吗？”

“如果他们回来，我会帮你转达，可我估计他们不会。他们说了你一个小时后会有事相求，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担心，他们会及时回来等你的。”

我只好离开。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！这些疯子！“及时”是什么时候？对了，好像还有一封信，我赶紧拿出信。上面这样写着：

我们看出你是一个诚实聪明却又贫穷的陌生人，
信封里这张钞票借给你，为期三十天，不收利息。时间到了请来这里汇报你的情况。我为你下了赌注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可以得到任何你能胜任的职位，这是我
对你的奖励。

没有落款，没有日期。

这可是个大麻烦。你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但我当时并不知情。它像一个泥潭，深不见底。这个游戏让我不知所措，到底是福还是祸呢？我走进一个公园，想坐下来认真考虑一下，接下来该怎么做。

沉思了一个小时，终于有了主意。

不管他们是好心帮我，还是恶意坑害我，都随他们吧；他们在进行一个游戏或者做某种试验，我不清楚，先不去管了；他们为此拿我打赌，事情真相没办法弄清，算了吧；这些无法判定的问题就由它们去了。而我该为此做些什么却是



显而易见的。如果把这张钞票还给英格兰银行，他们会接受，他们肯定知道谁是它的主人，虽然我不知道。但他们必定会盘问我是如何得到这张钞票的，我一旦说出真相，势必会被送进难民收容所；如果我撒谎，势必会被关进监牢；如果我把它存入银行，或拿它作抵押，同样的结局也不可避免。不管怎么做，在那两个人回来以前，这个巨大的责任我是肯定了。这张钞票现在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，我不能从中获利，却还得好好保管它。我想送给别人，但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抢劫犯都没有那个胆量接受它。如果我把它扔了，或者烧了，那两个人仍然不用担心，他们可以停止支付，银行也会恢复他们的拥有权。而我，却不得不熬过一个月，没有工资，也没有利益，除非我帮他们打赢那个赌。不管赌的是什么，至少我可以得到一个职位。而且，从他们那种人手中弄到的职位肯定不会差。

于是，我的心思全都停留在那个职位上，心里又生出些希望。高工资的工作一个月后就要开始了，到那时，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霎时，我变得激动不安，又开始在街上溜达。看到裁缝店，我就想跑进去弄一身体面的衣服，扔掉这些破烂的衣衫。我能支付新衣服的钱吗？不能，除了这张一百万的钞票，我一无所有。意志力逼迫我离开，离开了我又回来，内心那激烈的挣扎让我来回走了六趟。最后我还是推开店门，问他们有没有做坏了的、顾客不要的衣服。伙计没回答我，而是把我指向另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再把我指向另一个人，那人说：

“马上就来。”

他干完手中的活，才把我领到里面一个房间，在一大堆被别人拒绝的衣服中，挑了一套最糟糕的给我。我穿上它，既不



合适又不好看，但因为是新的，我很想买下它。我没有挑剔，只是大着胆子说：

“你们行行好，让我过几天再付钱吧。我身上没带零钱。”

那裁缝立刻摆出一副刻薄的嘴脸，说道：

“哦，是吗？呵，我早料到你没带零钱，像你这样的绅士只带大票子。”

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打击，于是我回敬道：

“亲爱的朋友，请你不要从衣着上对别人妄下结论。我完全可以支付这套衣服，只是不想让你为了找不开大票子而难为情。”

他的语气依然不无嘲讽：

“我这样说并不是讽刺你，你何必瞎操心。请放心，再大的票子我都找得开。”

我把钞票递给他：

“哦，好吧，那就抱歉了。”

他满脸堆笑地接过钞票，脸上的褶纹、皱纹还有螺旋纹相互交织，像被投了石头的池塘，波光粼粼。当他看清这张钞票的时候，笑容就凝固了。脸色蜡黄的店员，就像维苏威火山上凝固的熔岩。这个表情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那家伙就拿着票子僵在那儿，直到老板跑过来，

“嘿，怎么啦？哪里出错了么？”

我说：“没什么事，我在等他找钱呢。”

“来，来，来！给他找钱，托德。”

托德终于说话了：“你说得轻巧，先生，你自己看看这张票子。”

老板瞥了一眼钞票，低低地吹了一声悦耳的口哨，随即镇定下来，开始扒拉那一堆衣服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把那么不



像样的衣服卖给一个百万富翁，托德这个傻瓜，尽干些蠢事。他把每一个百万富翁从我这儿赶走，就因为他把他们与流浪汉混为一谈。啊！找到了。先生，把身上的衣服扔进火坑，试试这个。这是给哈利法克斯公国的王子定做的，他的母亲要去世了，所以我们又给他改做了一套丧服，虽然她还没去世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一定要按照规矩办事。您看它穿在您身上是多么合适，简直完美无缺。啊哈！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得体的打扮！”

我也感到很满意。

“对极了，先生，您先将就着穿几天，我现在马上按照您的尺寸给您做新衣服。来，托德，纸和笔；记下，腿长三十二……”他就这样干了起来，我毫无插嘴的余地。很快他就量好了尺寸，给我定好了礼服、便装、衬衫和所有力所能及的一切。最后我才找到机会说道：

“亲爱的先生，请慢，我不能定做这些东西，除非你可以无限期地等待，或者能把这张钞票破开。”

“无限期，可以，永远都可以。托德，快把这些东西赶制出来，送往先生的住处。其他的客人先等着。记下这位先生的住址——”

“我正好要搬家。我会再来拜访你并给你新的地址。”

“好极了。那么稍等片刻——我护送您出去。那么——先生，再见。”

哈，此后的事情可想而知。我到处闲逛，买任何我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拿出钞票让他们找零。不到一星期，所有必备品和奢侈品一应俱全。现在，我住进了汉诺威广场最豪华的宾馆。

不过，我的早餐还是去哈里斯的小店吃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拿百万钞票吃饭的地方。我现在就是他的财神。一个怀揣百



万大钞的怪人在这里吃饭的消息迅速传开。哈里斯的小饭馆马上出了名，顾客络绎不绝。因此，他对我感激涕零，硬要把钱借给我。所以，虽然我是穷光蛋，但却过着全天下最阔绰的生活。真相总有一天会被拆穿。但是既已下水，就只得随波逐流了。故事的开端，我不过是一个小丑，演着一出滑稽剧，这里面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悲剧感。夜里，悲剧那一面浮出来，警告我，威胁我；我噩梦不断，无法安睡。白天，这又成为一出充满快乐的喜剧，令我如痴如醉。

在这个大都市里，我名声大噪。这让我洋洋自得。你随便拿起一张英格兰、苏格兰或者爱尔兰的报纸，就可以看到“随身携带百万大钞者”的消息和他最近的举动。最初，我的消息被排在最不起眼的角落。后来，我排到了爵士之上，再后来，在准男爵之上，步步高升就是形容我这种情况。最后，一切王室以外的公爵及英格兰大主教以外的宗教界人士，都无法与我比肩。其实，这也不算什么荣誉，我只是有一些知名度而已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《谐趣》杂志出了一期漫画，专门描写我。现在，我的地位巩固了。即使有人跟我开玩笑，那玩笑中也透着几分敬意；有人冲我笑，但也只是微笑，而不是哈哈大笑。《谐趣》上面是这样画我的：我捉襟见肘，正和伦敦塔的一个卫兵讨价还价。那种美妙的滋味你能体会吗？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子突然之间成名，我说的话被人记住，四处传播；吃个早餐也会被人们围着；一进歌剧院，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我身上。我一天到晚都被人们捧着，像大明星一样。

我保存了那套破衣服。最初，我时不时穿出来，寻找那种买个小东西就把百万大钞拿出来吓他们的乐趣。如今已经不能玩这种游戏了，人们都认得我那套衣服，我一穿上，马上就会



被他们认出，接着就成群结队地跟在我后面，我要是买东西，在掏出百万大钞之前老板就会把东西赔给我。

名扬四海的第十天，我就去向美国公使致敬，借以履行公民的义务。他热情地接待了我，还责怪我去得太迟，为了取得谅解，我乐意接受他的邀请，代替一个不能出席的人员，参加即将举办的宴会。我们很愉快地聊了起来，我们的父亲在童年时是同学，后来又同进了耶鲁大学，而且一直保持着友谊，直到我父亲去世。因此，他叫我常到他家去做客，我当然没有推辞。

我很高兴，万一大祸临头，兴许还可以找他帮我一把。事情发生得越久，我越不敢冒险告诉他我的秘密，这本来是一发生就该告诉他的，现在，更加不能冒这个险。如今我已经落到不敢轻易对一个新朋友说实话的地步。不管怎样，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毁灭，虽然我借了些钱，但是都控制在我能支付的范围之内，我是指我的工资。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工资，但我可以做一个估算，只要我帮他打赢这个赌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职位。关于打赌，我觉得自己的运气一向不错。第一年的工资我估计在六百镑到一千镑之间。我现在负的债相当于第一年的工资。很多人都想借钱给我，但被我拒绝了，目前我欠了三百镑的现款，还有三百镑是赊账。只要我继续保持节俭，第二年的工资完全可以让我度过这个月余下的日子，月底，老板一回来，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。

愉快的晚宴开始了，总共十四个人。有公爵和公爵夫人，以及他们的女儿，伯爵和伯爵夫人，子爵和子爵夫人，以及没有头衔的男女宾客，大使以及大使夫人和小姐等。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姑娘前来拜访，她叫波霞·郎汉姆。两分钟之内，我们一见钟情，热烈地爱上了对方。还有一个迟到的客人——



劳埃德·霍斯汀斯先生。

行完礼，霍斯汀斯先生便径直朝我走来，热情握手时，他突然停下来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想我们认识。”

“你本来就认识我啊，老朋友。”

“不——你难道是——”

“怀揣百万英镑的怪人？我正是。你可以叫我的绰号，我已经习以为常了。”

“啊，这太神奇了。好几次我看到你的绰号和名字，但没想到那个亚当斯就是你。嘿，几个月前，你不是还在旧金山做办事员吗？那时你拿着微薄的收入，常常熬夜帮我核对文件和统计表。啊，现在你居然在伦敦做百万富翁。啊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要歇会儿，让混乱的头脑平静下来。”

“劳埃德，你生活得并不比我糟，好多事情我自己都没想到。”

“天啊！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，嘿，三个月前我们才去矿工饭馆——”

“不，是美食餐厅。”

“对，我们熬夜搞那么多文件，凌晨两点才去那儿弄到牛排和咖啡。当时我还劝你跟我一起来伦敦，我给你请假，并且愿意承担一切费用，生意买卖与你分成，但是被你拒绝了。现在，你竟然在这儿，这多么奇怪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什么东西帮你交上了好运？”

“啊，这完全是个意外，说来话长。我晚些时候再告诉你吧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这个月末。”

“那还有半个月呢，你就别折磨我的好奇心了。一个星期